

宋元通鑑

第卅二冊

特279-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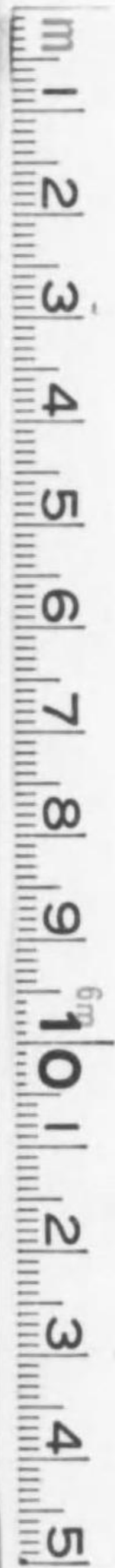


1200501132219

特2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7  
27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七

起戊辰至庚午凡三年

寧宗六

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

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

葉時等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留中不報

辛巳下詔求言 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召

倪思權兵部尚書思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

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

史彌遠

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宜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詔韓侂胄冒定策功，命史官自紹熙以來，侂胄事迹悉從改正。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戊子，復秦檜王爵，贈謚。己丑，王柵自金軍還，初柵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柵言奏于金。

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柵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柵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柵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柵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柵持書索侂胄首，以贖淮南。柵還言于朝，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昇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柵送金師，以易。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宋紀  
淮陝侵地。

論曰韓侂胄罪惡貫盈誠不容誅矣晚年欲假恢復以蓋其平生而不量時與勢且委任匪其人焉其取敗豈不宜哉但宋竄伏江淮之下而忘讐事虜舍恢復亦何以爲國故李璧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而追崇岳飛醜詆秦檜未必不可以感發人心也柰何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首以獻金人姦宄已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亡矣。

益深侂胄之罪

召江西常平提舉袁燮爲都官郎遷司封燮入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好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

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  
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  
諸生必廸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  
然有得士氣益振時史彌遠主和熒爭益力臺論劾  
熒罷之提舉鴻慶宮熒與楊簡沈煥舒璘師事陸九  
淵得聖學宗旨臨安大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  
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  
里死者甚眾城中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  
民訛言相驚無賴因而縱火為姦夏四月戊午再  
貶陳自强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其家閏月

沈煥舒璘

皇太子侍立

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丁酉以早求直  
言五月辛酉親策進士議臣請朝官有親屬赴廷  
對者免克考校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諫疏奏闕  
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六月王栴以韓侂胄  
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  
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  
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  
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乙亥衛  
涇罷甲申林大中卒大中字和叔永康人自少力  
學趣向不凡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

羞中國

發、凜乎不可犯。歷官僉樞，贈資正殿學士，謚正惠。秋七月癸丑，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八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僉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柰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

婁機

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甲午，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江淮流民。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己未，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親征，撻覽授首，是以與和。今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

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盟犯順。和議詎可恃哉。

遷大學。正真德秀爲博士。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殆盡。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

李道傳

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李道傳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預焉。於是皆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一  
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入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上嘉納之。初。道傳舉進士。調利州司戶叅軍。徙蓬州學教授。吳曦黨以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去。且貽書安撫使楊輔。謂曦可坐而縛。至是。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召入。執政有不喜道學者。道傳畧不爲動。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叅知政事。陳晦。草彌遠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

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詔朱熹特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與遺表恩澤一名。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以呂祖泰補上州文學。祖泰赴貶。匿襄鄧間。至是。侂冑誅。詔雪其冤。特有是補。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妹無以塋。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



王柎

且未能塋吾母爲憾耳。乃卒，尹王柎爲具棺斂歸塋焉。改真德秀爲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時楊長孺爲宗正丞，德秀請之，見其案上有詩文一編，一覽遂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此人大非端士。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而已。因言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呂惠卿輩，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十一月丙辰，金主璟卒，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以位。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卒，元妃李氏黃門李

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遂奉之卽位。戊午，右丞相史彌遠母喪去位。十二月戊辰，錢象祖罷。庚午，再貶李洙信州居住。是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剌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向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二年，金主末濟大安元年春正月，以樓鑰叅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僉書院事。鑰上疏曰：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

通鑑卷九十七 宋紀九 神宗 八  
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撿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

當令指授方畧，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脫有桀黠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使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二月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戊子，大風，熒惑入太微垣。三月丙申，雨雹。辛酉，罷漳泉福三州興

通鑑卷九十七 宋紀 九  
化軍賣廢寺田、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夏自是益衰、夏四月、蝗、戊辰、汰淮襄忠義民兵歸農、金主承濟殺其主璟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五月丙申、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

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六月辛卯、京湖制置司言、放諸州新軍及忠義人歸農、秋七月乙未、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為令、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八月乙丑、以安西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丙戌、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饑民、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己丑、命兩淮轉運司、給諸路民稻種、減公私房廊白地錢什之三、十一月甲午、詔浙西監司募饑民修水利、十二月己巳、賜朱熹謚曰文、初、太常博士張徠議曰、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熹足以當之、宜謚曰

文公三議  
而謚定

文忠、吏部考功郎劉弼正覆議曰：熹有功於斯文，宜特謚曰文。蔡元定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不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柱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三年，金大安二年蒙  
古太祖五年

春正月甲辰，下詔諭羣盜，又詔

戒飭監司郡守。丙午，雨土。二月庚午，詔楚州武

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三月庚子，賜彭龜年

謚曰忠肅。丙辰，以久雨，釋兩浙州縣繫囚。夏四

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官軍大敗。己巳，詔臨安

府給細民病死者棺槨。五月乙未，淮東賊平，詔寬

恤殘破州縣。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六

月丁巳朔，日食。李元礪數敗官軍于江西，勢益熾。江

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議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

辦李燔曰：寇非吾民邪？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

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

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

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

李燔平寇

馳辯士、論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秋八月、夏侵金  
 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  
 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末濟新立、不能出師、  
 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冬十  
 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  
 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  
 以老罷。丙寅、湖南賊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峒寇  
 悉平。武學生羣訴京尹趙師、弄斥罷。金主末濟  
 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  
 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

宋武學生  
與大學生  
並著直言  
之節

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  
 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末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  
 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八

起辛未至癸酉凡三年

寧宗七

嘉定四年

金大安三年 蒙古太祖六年

春正月己丑敘州蠻寇邊

丙午詔湖南江西諸州賊蹂踐者監司守臣考縣

令安集之實第其能否以聞二月乙卯李元礪伏

誅壬戌以羅世傳擒元礪功授武翼郎乞換文資

乃授通直郎尋復叛閏月辛亥詔諸路格朝廷賑

臨安大火  
五月三日  
萬家千家  
凡數見非  
細故

劉燾

金納哈買  
住

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閏月丁未大風。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降于蒙古。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燾乞開偽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太學。己丑以吳曦沒官田租代輸關外四州旱傷秋稅。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

金且不暇  
延使而我  
奉之不休  
可作笑柄

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叅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六月丁亥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減京畿囚罪一等更定四川諸軍額。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敘用。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

蒙古取金  
西京  
蒙古子木  
赤察合台  
窩闊台

日襄宗、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  
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  
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  
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  
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赤察合台窩  
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  
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  
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古九月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丁丑詔  
附會開邊之人毋得敘用而閏月蒙古主既破撫州

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  
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  
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  
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  
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  
于獲兒紫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  
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  
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  
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  
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



衛卒

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奔關道、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月甲辰、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十一月己酉朔、日食、金徒單鎰初爲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日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元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

金徒單鎰

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叅政梁瑋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瑋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

通鑑卷九十八 宋紀 四  
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宜平金主與之三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亢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

人才寥落  
極矣能不  
慨然

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十二月辛巳奉議郎張鎡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秘書省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人才之盛衰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旣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

通鑑卷之八十一  
宋紀寧宗七  
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釋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

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

通鑑卷九十六 宋紀  
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年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

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揆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揆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旣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

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五年金崇寧元年蒙古太祀七年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

倍役法著為令二月壬午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

官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

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

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蒙

古之難也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

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

蒙古拖雷與赤駒駝

駒駝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

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夏五月安南

王李龍翰卒子昊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

其婿陳日煥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

十餘年而易姓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

殍滿野金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六月

月乙酉禁銅錢過江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

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

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

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八月甲戌朔。御後殿復膳。九月丙午。太白晝見。巳酉。有司上續編中興禮書。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二三人。

十一月辛酉。享太廟。壬戌。郊。大赦。十二月壬午。

詔獨州縣橫增歲額。國子祭酒劉焞乞以朱熹語

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春正月甲午。宇文

紹節卒。紹節字挺臣。成都人。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周悉事情。素與韓侂胄不合。贈少師。謚忠

惠。二月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爲令。三

月癸亥。樓鑰罷。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爲北邊千戶。

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

隆安。聚衆至十餘萬。自爲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

通鑑卷之九十一 宋紀九 宋寧宗七  
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爲遼王改元  
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夏四月丙子以章  
良能叅知政事甲午復法科試經義法雜流進納  
人不預五月戊辰修慶元六年以來寬恤詔令  
夏侵金保安慶陽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  
爲右副元帥六月乙亥詔刑部歲終上諸州未決  
之獄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秋八月金主復  
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  
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  
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

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  
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  
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  
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旣又  
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  
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  
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  
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  
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  
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

金完顏石古

通鑑卷九十八 宋紀 十一  
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

金鄭氏

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緡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詔。九月甲辰，蠲京湖諸州逋負二十八萬餘緡。閏月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甲午，史彌遠等上二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



乙未、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已詔。冬十月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卽位、會金國亂、不至而還。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

期高琪以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乂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示行將士、論功行賞、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

木華黎

通鑑卷九十八 宋紀  
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為三道，命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邊，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凡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九

起甲戌至丙子凡三年

寧宗八年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

司遣提舉臬郊博馬務何九齡率諸將及金人戰于

秦州城下敗還三月丁卯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

未至改知潭州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

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

張徠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之。而訟丙于朝，謂有異志，故有潭州之命。丙至潭，政尚嚴酷，轉運判官張徠劾丙，不報。庚辰，金國來督二年歲幣，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邪？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

着眼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末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夏四月癸卯，蠲福建沿海諸州貧民納鹽，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古旣和，大赦其國內，金以僕散安貞爲山東安撫使，金主將遷都于汴，左丞相徒單鎰曰：鑿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尋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五

會從龍

月以直學士院會從龍知貢舉從龍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䟽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金主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

金完顏素蘭

和爲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亂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宮亂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軍勢旣張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

薛極

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六月辛丑、以早命諸路  
州軍禱雨、司農卿薛極疏奏、其略曰、天心仁愛、變不  
虛生、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  
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  
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  
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怠荒之  
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矣、  
甲辰、詔諸路監司守臣、速決滯訟、乙亥、金迫于蒙古、遷都于  
汴、遣使來告、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

宋自遣使  
以來不知  
凡幾矣譬  
大盜行劫  
于路而開  
門以延之  
歌舞以樂  
之又譬虎  
在深山擊  
鮮以進之  
割肉以啖  
之至蒙古  
大伐金金  
已垂亡猶  
遣使不休  
是盜已斃  
猶跪拜之  
飲食之懼  
其復出也  
而巳死而

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  
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  
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  
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  
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  
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  
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  
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  
政事、屈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  
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

擊鮮割肉  
如故懼其  
復咆哮也  
愚哉愚哉  
獨不慮更  
有真盜真  
庸如蒙古  
者耶

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戊申，安丙罷

衛涇

知潭州，以資政殿學士衛涇知潭州，涇奏為張栻

請謚下太常定議。九月壬戌朔，日食。蒙古將木

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于花

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

青，推寅荅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

荅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

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

黎從之，奉寅荅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

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月壬辰朔，出內帑錢賑臨安貧民。十一月丙

先蒙古蕭也

戊命浙東監司發常平米賑災傷州縣罷四川制置  
司所開鹽井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  
海農家子銳頭蓬目權誦善下人弓馬超捷能連鐵  
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  
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  
寇掠州郡皆衣紅袖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  
仲兄福亦聚眾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  
德田四手潭等皆附之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  
附于蒙古與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是歲岳珂著  
程史成珂飛之孫霖之子也又為籲天辨誣集五卷

岳珂

天定錄二卷上之

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春正月戊子申嚴銷金鋪翠之  
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壬子蠲平江等五郡逋負  
米釋其繫囚金僕散安貞至益都敗楊安兒于城  
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  
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寔經  
歷黃摑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  
走岬嶼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  
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  
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金時青裴淵葛平揚德廣王顯忠附焉時金中都被圍旣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礮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宋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未

金承暉死節

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

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六月丙辰、詔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知婺州丘壽嵩奏爲呂祖謙請謚、下太常定議、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叅知政事、曾從龍僉書樞密院事、八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初、太常博士孔焯定議曰、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請謚曰宣、考功郎楊汝明覆議、栻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博士議是從之、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制置使董居誼却之。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  
北。蒙古史天倪取平州。金經畧使乞住降。九月辛  
未。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冬十月乙未。命六部各  
類赦書完恤事。下諸路監司推行。夏取金臨洮。  
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  
天泰。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  
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  
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  
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  
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冰。

是亦不可  
以已乎

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  
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辟如圍場  
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恥  
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  
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  
成。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燾等  
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以真德秀爲江  
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朝辭。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  
日蹙。達鞏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  
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

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已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滛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

捐畫如明鏡

子讀此疏三擊節已而正襟危坐以思保民而王若朱諸君贈恤無歲不下民間無事不寬即使虜氛日強民萌可恃何遂決裂乃爾反覆深惟大都詔令之虛文多聞

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世。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洵洵欲動。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

閭之實惠  
少朝廷赦  
吏胥不赦  
或偽增戶  
口或妄捏  
蠲免而况  
名色太多  
一役議除  
一役又起  
至于詳于  
水利寬于  
浙東西頓  
南渡臨幸  
耳故孝宗  
之恤民猶  
惓惓而此  
以後實政  
亦罕矣

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  
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偏州  
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  
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  
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  
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握之餘舉  
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  
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  
生卽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更引迭援

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為蒙  
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  
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  
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  
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  
歛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  
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愁王黼創免夫錢而諸  
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之憂其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切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帥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

以此知戰  
國人材猶  
可觀

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腐夫，希功寡謀，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  
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  
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鼓，結余  
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  
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  
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  
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  
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  
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  
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

熾，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  
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達鞬之在今日，無  
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  
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  
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  
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  
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  
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  
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

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儉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揚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



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識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瘡。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

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

蒙古蕭阿先  
先吾也兒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權師吾也。見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是年，蒙古  
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

金貞祐四年蒙  
古太祖十一年

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初，太常博士孔煒定議曰：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  
立曰成。祖謙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言皆可  
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  
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考功郎丁端祖覆太常議，是  
從之。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  
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  
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

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  
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卽其祠而用  
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  
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  
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  
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  
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  
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  
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惇頤獨奮乎  
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贖。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卽斯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八  
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惇頤。則又

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惇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下太常定議。謂惇頤誠有功于名教。緣官品未應賜謚。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體例。備申朝廷指揮。丙子。命諸州招填軍籍。二月甲申朔。日食。東西兩川地大震。三月乙卯。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遼王留哥

金胥鼎

降蒙古。蒙古主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金胥鼎知平陽府，聞蒙古兵度潼關，卽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六月，西川地震，黎州山崩，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巳，攻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金侯摯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

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十一月癸卯。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及川界。命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詎設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

任希夷

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穹壤有間。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為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夏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諡。

通鑑卷九十九 宋紀  
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  
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旣已追錄、至其所宗  
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  
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  
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  
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從  
之。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  
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  
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  
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

蒙古取張致

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  
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  
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  
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  
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  
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  
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  
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  
使、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羣盜有功、屢  
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鬪、能

金苗道潤

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爲元帥右

監軍行元帥府事四十二月丁巳給諸軍雪寒錢

...

...

...

...

...

...

...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九

終